

中 / 华 / 爱 / 国 / 主 / 义 / 文 / 学 / 名 / 著 / 文 / 库

第二辑

敌后武工队

中国教育学会 / 编

原著 / 冯志 缩写 / 蔡景风
主编 / 端木蕻良



北京燕山出版社

敌后武工队



中国教育学会编

义 / 文 / 学 / 名 / 著 / 文 / 库

DI HOU WU GONG DUI

北京燕山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中华爱国主义文学名著文库 (第二辑) 端木蕻良/主编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0年修订版

ISBN 7-5402-0591-1

I. 中... II. 端... III. 长篇小说-缩写本-中国-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0) 第 11864 号

中华爱国主义文学名著文库 (第二辑)

端木蕻良/主编

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市东城区府学胡同 36 号 100007

新华书店经销

天津宝坻第二印刷厂印刷

850×1168 毫米 1/32 插页 40 印张 81.725 字数 1360 千字

2000 年修订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0001-5 000

ISBN 7-5402-0591-1

(全十册) 定价: 148.00 元 (本册 14.80 元)

序

中国教育学会会长

张华先

弘扬爱国传统，对广大青少年有效实施爱国主义教育是我们面前十分重要和紧迫的任务。《爱国主义教育实施纲要》指出：“爱国主义教育是全民教育，重点是广大青少年。要针对青少年的特点，运用影视、书刊、音乐、戏剧、美术、故事会等形式，为广大青少年提供丰富、生动的爱国教材。”

课外阅读是广大中小学生开拓视野，陶冶情操，培养审美情趣，获取丰富课外知识的主要渠道，同时也是我们对中小学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途径。中央五部委向全国中小学生推荐百种爱国主义教育图书，是实施爱国主义教育的有力措施。教育行政部门和中小学校长要努力深化教育改革，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积极创造条件，精心组织学生开展课外阅读活动。实践证明，中小学生课外阅读什么书，对世界观、人生观的形成有着不可低估的影响。此次五部委联合推荐的百种爱国主义教育图书，都是从新中国成

立以来各地出版的优秀图书中，经过专家评委精选确定的。其中有一批五、六十年代的优秀文学著作，在社会上特别是青少年中产生过广泛而深刻的影响，许多优秀文学作品的主人公形象曾经教育、激励过一代人，至今还深深地铭刻在很多人的心中。应该说，这些爱国主义的英雄形象，在改革开放、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今天，仍然是鼓舞我们奋勇前进的精神力量，同时也是对中小學生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最生动教材。

今年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抗日战争胜利 50 周年，为了充分利用这次重要纪念活动，对广大中小學生进行一次生动的爱国主义教育，帮助青少年朋友深刻了解祖国苦难深重的历史，中国教育学会聘请端木蕻良先生为主编，并由北京汇力科技文化研究所具体策划，编辑了这套《中华爱国主义文学名著文库》。“文库”共汇集爱国主义的文学名著几十部。这些文学名著以中国近、现代史为背景，特别是以抗日战争为题材，热情讴歌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中国人民反抗外来侵略者，前赴后继，可歌可泣的爱国主义者的英雄形象。为适应中小學生阅读特点，同时

也为适应新开阅读课的需要，“文库”采取缩写的形式，并由原著作者和名家亲自动笔，体现了编辑出版者竭诚为中小学生课外阅读服务的一番苦心。

今天的中小學生是二十一世紀建設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主力軍，願全國的中小學生從小閱讀好的課外書，自覺抵制社會上不健康圖書的干擾，立志做建設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和接班人。

—

1942年5月1日，冀中——这块盛产棉、麦的大平原，这块拥有800万人口的抗日民主根据地，突然遭到了一阵地动山摇的大风暴：敌酋冈村宁次亲率七八万精锐部队，从四面八方来了个铁壁合围，轮番大扫荡。这就是冀中有名的“五一”突变……

在敌我力量绝对悬殊的情况下，为保存有生力量，主力部队奉命暂时离开冀中，朝山区转移了。冀中的工作，也不得不暂时转入地下。

秋风乍起的时候，冀中九分区党委根据党中央的指示，决定抽调一部分具有一定战斗经验和文化程度，能掌握和贯彻党的各种政策的优秀的共产党员，组织一支短小精悍的武装工作队，深入到敌后的敌后，去开辟敌占区。毛主席说：“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鬼子想把咱冀中根据地变了质，武装工作队就变成一把牛耳尖刀，悄悄地插到敌人心里，去搅合它个乱七八糟。并研究决定调原18团政治部主任杨子曾同志任武工队队长兼政委，魏强同志担任小队长。

杨子曾三十刚挂点零，细高挑，微有拱肩，白白的脸膛，下巴颏长满了胡子，说话不紧不慢，态度非常温和，凡是和他接近过的人，都感到他亲切热情，因而，也多拿他当成自己的兄长来尊敬。

杨子曾见到魏强，心里高兴得不得了，将他分配到一小队担任队长。

武工队人数不多，四十六七个人，可是从人员到武器，真是棒得出奇。讲武器，除了有机枪、掷弹筒等自动火器，每个人还有一支日造马步枪，绝大部分人腰间还插支驳壳枪；论人员，那真是好样的：二小队长蒋天祥是魏强抗大二分校的同学，来前，在通信连任连长，武工队的队员们，都是九分区部队的金疙瘩，富有战斗经验的班、排干部。魏强心里非常高兴，这些队员，他是认识的多，不认识的少。

贾正来到武工队，一瞅，都是枪林弹雨里的老战友，更是高兴。少言寡语的赵庆田，是和他一起参的军，一起入的党；李东山、常景春、辛凤鸣、刘太生……也是和他在一条战壕里生活了几年的。他们一见到贾正，就急忙围过来，互相打闹说笑了一阵子。

一切情况掌握在手，一切本领锻炼在身的武工

队，在一个云漫风吼的夜晚，一个猛子又扎回冀中，像一把锋锐的尖刀，直戳在保定城东南——之光边缘地区。

之光边缘地区共管辖30几个村庄，连鬼子统治的保定东关、南关也都在内。这地区因它是以保定为基点，西壤张保，北靠高保，被两条公路人字形地相夹着，所以从地图上看来，就像个打开的折扇面形状。离保定越远，面积也越大了。

来到之光边缘地区的当夜，队长杨子曾就和这个地区的区委刘文彬接上了头。

刘文彬是当地人。40多岁，不太高的个子，长得倒挺粗壮。他穿着一件肩头打着补丁、袖头露出棉花的青大棉袄；腰间煞条白裕布，头上戴顶栗子色的破毡帽，没修饰过的四方脸上，嘴边长满密匝匝的胡须，几条皱纹也很明显地摆出来。他这穿戴和长相，完全像个在庄稼地里摔打过多年的农民。其实，他就是从地道的农民变过来的。

根据上级指示，杨子曾准备把魏强这个小队留在这里，配合当地的党坚持和开辟工作。于是，在接上头的那天夜里，叫过魏强来，将刘文彬介绍给他，并且明确地告诉魏强：“从现在起，刘文彬同志兼小队指导员，就和你们小队同吃、同住、同行动，所以，小队的工作你俩要共同负责！”

为了适应敌占区的环境和工作的需要，武工队经过短暂的集体活动，准备按之光、清苑两地区，把两个小队分开来。

夜里，队长杨子曾带着二小队去清苑以前，把魏强、二小队长蒋天祥叫到一块开了个会。

“……要知道咱分区的敌我斗争，和整个冀中一样，确已达到很残酷的地步。”杨子曾说着掏出一个黑色的日记本来。他紧掀了几页，眼睛瞧着本子说起来，“到现在，咱分区这8个县，被敌人用封锁沟、封锁墙、公路……细切碎分地画成破棋盘，共达500多小块块，在这500多个小块块上，敌人又修建了据点和炮楼子450多座。这且不说，现在敌人又实行了什么保甲制、联座法，村村安了眼、拉了线，建立了情报组织，有点风吹草动，敌人立刻就知道了……”他合上本子，扫了魏强、蒋天祥一眼。魏强、蒋天祥都聚精会神地侧耳聆听着。杨子曾燃着烟，吸了两口，又接着说：“斗争是残酷的，困难也是严重的；不过，它吓不倒共产党人和人民的武装，更吓不倒坚决抗日的人民。我们今天所以回来，就是要想办法、寻时机打击敌人，开辟地区，争取把局面尽快地扭转过来。”

杨子曾扭过头来对魏强说：“在我们朝清苑转移的时候，你们可找几个极可靠的堡垒户，秘密地

转移，悄悄地隐遁它几天再活动。记住，遇到什么情况，也不准轻举妄动！”末后，杨子曾又把联络的时间、地点、会合的日期谈了谈。就和魏强握手告别了。

魏强送走队长和二小队，回来和刘文彬同志研究了一下，在午夜刚过的时分，由刘文彬同志率领着，不走村，不过店，一直奔西王庄下来了。

西王庄是之光边缘地区数一数二的隐蔽根据地；他们所住的这一家，又是西王庄这个隐蔽根据地里铁桶般的堡垒户。

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西王庄这个不到百户人家的村子，虽然处在敌占区，并没有一个混伪事的。不管鬼子、汉奸闹得多么厉害，抗日工作从没垮过台；抗日民主政府的各种政策、法令，始终都在贯彻、执行着。所以有些工作人员就给它起了个绰号，叫小延安。

魏强他们住的这个铁桶般的堡垒户，是老公母俩过日子。老汉叫赵河套，祖辈三代都靠扛长活、打短工、挑八股绳吃饭。家里穷，一年360晌，有一半的日子吃糠咽菜。

因为穷，娘怀他10个月上，还到河堤坡上挖野菜，来不及回家，把他生在河套里，因此，他爹就用“河套”两字当了他的名字。“赵河套”这三字

一直叫了56年，也从没有人再给他起个大号。

“五一”大扫荡的前一年，河套大伯送儿子宝生参加了抗日部队。

在他的带动下，村里又有好些老人秘密地送自己的孩子参了军。

魏强他们住在这么一个村子的这么一个家庭里，如果没有极特殊的情况，真是再保险不过了。

人们正蛮有趣味地海聊着，从街上忽然传来一阵凄惨、悲切的哀怨：“老天爷，你就让这坏人老活着？孩子们哪，都上哪去拉？盼，盼，……”随后，呜呜地干嚎起来。

人们一时被这哀伤、悲怜的声音弄怔了。

“这是谁？怎么回事？”魏强诧异地问。

“东王庄的韦长庚！”刘文彬告诉魏强。

河套大伯摇摇头，嚙嚙牙，脸色立时变得非常阴沉。

“他是什么人？”魏强朝前擢擢，继续刨根地问。

“他是抗属，也是地地道道的庄稼人。劳碌了一生，种了一辈子地，末了，叫铁杆汉奸刘魁胜和老松田弄了个家破人亡，他也疯了！”

“怎么疯的？”大伯开头没言语，经人们又一撺掇，他又长出了一口气，才把韦长庚家里人的

被害，韦长庚的疯，源源本本地讲述开。

二

要不是有个大水坑在中间隔着，东王庄和西王庄简直像一个村。

虽说像一村，办公还是分两下，各立帐本，各理村事，油水不相掺。

东王庄净是姓韦的。老辈子传说：燕王扫北，有一对姓韦的年轻小两口，躲藏在河套的柳树丛子里，逃过一场大屠杀，以后祖辈相传，就扑腾了那么一大堆后代。所以，它不像西王庄，赵、钱、孙、李百家姓。

韦长庚早年和赵河套一样，也在中间扛了20多年长活，日后，两个儿子慢慢地都长起来，他那颗常揪揪的心，才渐渐地宽松下来。老公母俩都60的人啦，盼孙子盼得简直睡不好觉。事随人愿，前年冬天，他们老二家，偏巧添了个7斤半沉的胖小子，当时，可把韦长庚乐颠了，揣上平常舍不得喝的一瓶二锅头，三步两蹿地走进西王庄，找见年轻时一起拉锄把子、说话投缘分的赵河套，煎了几个鸡蛋，分坐在炕桌两边，连三盅地对喝起来。

“长庚哥，你这命不错，心里想什么，偏给你送什么来。”赵河套用筷子夹了块油汪汪的炒鸡蛋。

“不错！咱这多半截入土的人，心里正盼孙子，送生奶奶就给送了个白胖小子来。”脸颊喝得红扑扑的韦长庚，心满意足地把一盅酒倒进肚子，跟着又往嘴里填了口菜。他两眼乐得变成一条缝，习惯地捋捋下巴颏的山羊胡。

“大孙子来了，可得起个俊气名。”

“得起，得起。河套兄弟，你捉摸给起个吧！”

“我？可不行。这是识文断字的人们干的。”

正在外间屋和面的赵大娘，乍杈着沾满湿白面的两只手，走进屋里说：“大人给孩子起名，一个是给孩子留个记号；再一个就是给大人留个念想。要叫我说，长庚哥，你们老两口盼孙子，孙子就来了，干脆，就叫个‘盼儿’吧！”

韦长庚把大腿一拍：“对！对。就叫‘盼儿’。”

正在欢喜头上，偏偏祸从天降。去年刚穿棉衣的时候，三害之一——刘魁胜，领了三四百鬼子，以大水坑为界，把东王庄包围个严丝合缝，想溜出一个人来，真比登天还难。刘魁胜好像灌醉了酒，

中了疯魔，提着个快慢机满街吆唤着：“老子今天上东王庄报仇来啦！我姓刘的，跟你们姓韦的，仇大如天哪！你们毁了我刘家一家，我要灭你们韦家的全族……”

铁杆汉奸刘魁胜为什么和东王庄姓韦的割这么大劲呢？原因是这样：

“七七”事变刚开始，鬼子占了保定，很快，又占了石家庄……

有血性的中国人，谁愿意当亡国奴？年轻的小伙子们，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纷纷组织抗日人民自卫军，积极参加游击队。

韦长庚的老大——韦青云也把当家族门里愿意参加抗日的兄弟、侄们组织起来，扯起抗日旗号，拉起抗日武装。人多，家伙少，就到处去收财主家的枪。刘魁胜家住在刘家桥，离东王庄18里地，要去，不用过河，顺堤就能走到街里。但是，刘家桥村北，紧贴鬼子常来常往的高保公路，明知道有几家财主有枪，就是没人敢去收。

韦青云是个胆子大、主意正的铁汉子，一天傍黑，他扇披着大棉袄，带领一伙拿家伙的人，朝刘家桥小跑步地奔去。

韦青云知道擒贼先擒王。在关大门睡觉之前，他带领那班人闯进刘魁胜的家。进门先上房——压

顶，然后就找刘茂林。

刘魁胜他爹刘茂林，别说在刘家桥，就是在梁桥、苑桥、郭桥……一溜十五桥，也是蹑蹑脚四街乱颤的手。今天，见到有人在他家做出这样从没有见过的举动，真不知道是个什么馅。二门叫人家堵住了，溜又溜不了。好汉不吃眼前亏，右手紧握3号勃郎宁，往棉袄口袋一插，装做很坦然的样子，从里屋走出来。他寻思来的这伙子人，不是江洋大盗，必是绿林英豪。哪知出来一看，对面站着的是脏手巾箍头、破棉袄遮身的韦青云，是个满脑袋高粱花子的庄稼汉。他立即把提到嗓子眼的心，呱哒撂在肚子里。随着，板起面孔，左手舔着大拇指，眼角一斜愣，似点头不点头：“我是刘茂林，来我家有什么事？”

“我叫韦青云，东王庄的。抗日救国的道理，刘先生比我知道的多。总起来，一句话，我们要打鬼子，枪不多；你家有枪，请拿出来，让我们用它抗日去。”

“要枪，打鬼子，这是好事。我要不是上了年岁，还愿意背上一条枪，和你们一道干哪！不过，老弟，说句知心话，你们这么……”

“怎么？”

“咱们是乡亲，说真的，要不是我姓刘的经的

多，见的广，叫你们这上房压顶地一折腾，就得吓死！”说完，屁股朝椅子一歪，咕咚坐下了。“年轻人，火气就是足。”刘茂林觉得韦青云是个直出直入、愣头愣脑的庄稼小子，动上一丁点计谋，就能蒙哄过去；要弄好了，还可能拾点洋落。他就打牙碰嘴，嘻嘻哈哈施展起他的伎俩来。

“刘老先生只要肯拿出枪来，房上的人，可以马上撤。”韦青云认为撤下房上的人，你也调不了蛋，即使有几个看家护院的，也不敢下手。就朝外喊：“人们，都从房上下来。”

兵随将令草随风。人们唏哩唿噜都从房上走下来，黑压压地站了半当院。

“人是下房啦，枪，你看怎么给吧！”

“枪啊？你也坐下，咱慢慢地谈，反正有。”他庆幸自己的第一个计谋实现了。他知道把人们诓骗下来，自己的人，会悄悄地爬上房去。到底爬上去多少？自己还摸不清。他怕时间走得慢，就一拖再拖地磨蹭着，等候房上的动静。

韦青云不但没有坐，反向刘茂林靠近两步。他心里想：“这个老猴崽子，要捣什么鬼？”呆了一会儿，就单刀直入地问：“反正有！能有多少支给我们？你快说个数目，拿出来。”

“我快说出个数目？嗯？”刘茂林用蔑视的神